

祖孙三人的麦季

□ 淮微

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……”少时由于家人的宠爱，我很少接触农活，并不理解诗句中蕴含的哲理。直到那年夏天收麦，我才真正体会到农人的心酸与不易。

那天，劳作一天的祖父刚躺到床上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便传来。“老陈叔，咱村来收割机了，赶快起来收麦！”祖父猛地坐起来，挺直身子对祖母说：“走！拿着袋子去南河堤。”祖父又唤我去偏房开车。不大会儿工夫，一家人乘坐着老年机动三轮车赶往农田，那场面仿佛几名英勇的将士奔赴战场，上阵杀敌。

车子还没停稳，祖父就迫不及待地下车。田野里，机器轰鸣。因为天气预报说晚上很可能会降雨，所以村民们都很着急，本来并不宽敞的小路上挤满了等收割机的村民。许久，机器终于开到我家农田。祖父和机主谈好价钱，又令我和祖母准备好塑料纸，等

着收麦。祖父又拿着手电筒跑到麦田里，紧跟着收割机，生怕遗漏了一株麦子。

收割机的吞吐量很大，动作迅速，三下五除二就把麦田收割得干干净净，又把麦子倾倒在我们摊好的塑料布上。祖父捧起一把麦子，用牙嗑了几颗麦粒，“嘎嘣，嘎嘣”脆响，祖父发出爽朗的笑声，“不错不错，老天有眼！老天有眼！没亏待咱穷苦的老百姓！”随后，我们祖孙三人忙着把麦子装进袋子里，又抬到三轮车上。一切收拾妥当，却发现三轮车没油了。

“唉！真是不凑巧，关键时刻掉链子，咋能这个时候没油！”祖父塞给我30块钱，“赶快骑你二伯家的自行车去街上买油。”

我推起自行车就跑。到了街上才发现商家都大门紧闭，跑到集市西头的加油站，“砰砰砰”地敲门，可是没人回应，都回家收麦了。

其实我大姨家就经营着一家加油站，只是祖父叮嘱我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她家，深夜去加油，一来怕麻烦她，二来也不想让她家吃亏（大姨肯定不会收油钱）。可是眼前这家加油站大门紧闭，我只好又蹬着自行车跑到集市南头的大姨家灌油，正逢姨夫去给一辆收割机送油，顺便将我的油桶装满。

加了油，祖父缓缓发动三轮车，我与祖母紧跟其后，到上坡路，车子开不动，我和祖母在后面推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在大雨来临之前把麦子运到家里，掏出手表一看，已经凌晨三点。转而又想想那些还没有来得及收麦的村民，我心里又是一阵酸楚。

“风吹麦浪，送来缕缕麦香。”在文人骚客的眼中，麦田里满是诗意。可是，对于农民来说，麦收季节，终归是一场体力与心力的较量，只有满仓的喜悦才能抵消所有的劳累、辛苦。

儿时夏日情趣

□ 胡兆喜

记忆中，儿时的夏季，是从午后开始的。烈日炎炎的午后，为防止我溜去河塘游泳，祖母总是拿出一张狗皮褥子，让我睡卧在门前那棵老槐树的浓荫下，而她则一直坐在旁边看着我。可是，那些藏在绿荫里的乡蝉此起彼伏的呼唤，以及栖息在灌木枝丛上五颜六色的蜻蜓，常常挠得一颗童心酥酥的痒。怎奈，祖母寸步不离，想溜，得动一番脑筋才行。

卧在狗皮褥子上的我不再辗转反侧，还发出夸张的鼾声。半天，睁眼偷觑，哈哈，祖母一只手支着下巴，正“坐而假寐”呢。小心翼翼地爬将起来，蹑手蹑足地向着蝉声嘹亮的方向快速移动……得赶在祖母醒来前回到我的狗皮褥子之上，否则麻烦可大了。所以，每一次看到猛然醒来的祖母慌里慌张地看向我时，总是忍不住地偷偷乐。

相对中午，夏季的晚上，则是孩子们最惬意的时光了。吃完晚饭，洗了澡，老少爷们纷纷来到打谷场上谈天纳凉。一个麦季下来，打谷场平整而空旷，除去横七竖八的石碾子，剩下的只有那南来北往的清风，正是夏夜纳凉的好去处。

大人们一般都自带凳子，而那些石碾子则成了孩子们的“宝座”。一开始是没啥故事的，抽烟喝茶的大人们，你一言他一语说一些无主题的话。这个时候，我们这些孩子便疯野起来，分派厮杀，藏猫猫，要么捧着飘忽闪烁的萤火虫喊着叫着……

“讲古喽讲古喽——”一个孩子突然兴奋地大喊起来。呼啦啦，我们就像夜飞的鸟涌入人群中，抢占各自的“营盘”。

会讲古的就是村中那么几个人，翻来覆去的无外乎“说岳”“三国”和“水浒”。

可是，能喝断石板桥的张飞也无力拉开我们打架的眼皮，尽管打瞌睡的我们从石碾子上跌落下地，但也不肯回家去睡觉。有时迷迷糊糊正做梦，屁股上就重重地挨了两下，朦胧中就听大人们吼：睡，半夜狼来把你叼了去！……

如今，祖母已逝，故乡昔日的人事和儿时的夏日情趣，早已成为漂泊在故乡之外的我一份奢侈的记忆，偶尔会在暑气渐消的夏夜，漫出记忆的闸门，伴着清风鸣蝉，清凉一片怀旧的心绪……

父亲，在时光拐角遇见你

□ 韩星星

春节时，整理杂物，翻出父亲1988年的身份证。整体已泛黄，照片上的人，年轻、眼神明亮，和父亲恍若隔世。全家人争着传看，父亲却置身事外。给他，他不看，看了也认不出自己！父亲说得对，它早已过期，无法给他作证，包括那二十多年的时光。

背地里，父亲偷偷看过。他眯着眼，眼神水一样漫溢。他看到了什么？1988年，我的记忆像脚步般跌跌撞撞，只记住了“骑马”。我骑在父亲身上，追鸡撵狗，把时光赶得鸡飞狗跳。后来我说，长大后，要骑飞机。父亲笑了，眯着眼望天。多年后，我才明白，他那眼神叫“望子成龙”。父亲不会说，就像他的梦想，可以揣在心里，经年。

我没有惊扰父亲。我相信，在时光的某个拐角，我们一定相遇过。

那天，看漫画《孩子吵架大人闹》，忽然想起少年旧事。那时，我读小学，不喜读书，只爱嬉闹。有一次，和伙伴闹僵了。他叫上父亲，到我家兴师问罪。他父亲很凶，横眉立目，摩拳擦掌。父亲呢，低眉顺眼，不停地道歉。他们走后，我对面红耳赤的父亲说，你就是个孬种！看看人家父亲。他怔住，摇摇头：该“出头”的不是父亲，而是儿子。

少不更事，不知“出头”是“出人头地”，我恨恨地想，父亲真懦弱！我开始努力学习，要让自

己变得强大，可以替父亲“出头”。

后来，我才知道我错了。结婚、买房，一笔钱难住我。父亲听说后，出去一趟，就悉数交给我。我清楚这笔钱的来历，他不提，也不容我问。“做老的都这样，孩子好，他们也好。”多少年了，父亲还揣着同一个梦想！

端午节回家，赶上农忙。父亲更忙，不仅要种地，还要到窑厂打工。种了一天玉米，我倒头就睡。半夜醒来，父亲屋里的灯亮着，我轻轻推开门：父亲在看书。我悄悄走开，这是他的时间和世界。母亲总是奚落父亲，那么爱看书，咋考不上大学。父亲不气，对我说：你娶了老婆，可不要像我！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他的梦想是上大学，而离其最近的是我。

那次，带父亲看病。医生是他儿时的伙伴，和他说很多。我才知道，父亲也曾品学兼优。医生感叹，如果不是“成分”高，没把书读完，父亲一定不会是现在这样。

翻看卜劳恩的《父与子》，眼神迷离，时光恍惚。原来，父与子，是生命的一场邂逅。

遗失声明

安徽华文国际经贸股份有限公司不慎遗失正本海运提单(BILL OF LADING)一份。
提单号：OOLU4042433490，
船名航次：JEBEL ALI 037W，
特此声明该票提单三正三副全部作废！
安徽华文国际经贸股份有限公司
2017年6月17日

记忆深处的油灯

□ 黄平安

今天，灯可谓品种繁多，样式新颖，功能齐备，色彩斑斓。而对于我，这些五彩缤纷的灯都未在我心灵的底片上曝光，唯有很多年前的两盏极其简陋、暗淡的油灯却在我心中永远定格，照亮了我的漫漫人生长路。

文革时期，童年的我和全家从城镇下放到了农村，住进了生产队曾经做砖瓦的茅屋里。从此，悠悠岁月里，这篱笆为门、木棒为墙的简陋茅屋就成了我童年的家园。我自幼好学，可茅屋似乎有意与我作对。如豆的油灯抵挡不住八面来风，常常看书写字兴趣正浓，风却赶来凑兴，使十分沉寂的夜晚又增添了几分黑暗和恐惧。一日，看见了老师办公桌上的玻璃罩油灯，羡慕至极，回家后便用一张作业本纸粘成了一个圆柱体纸筒，将纸筒罩在墨水瓶做成的小油灯外，困难终于克服了。从此，茅屋里便常亮起了一盏不灭的灯。这盏灯一直陪伴我读完小学，进入初中。这期间，由于我发奋学习，成绩总是名列前茅，尤其是作文，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，在作文课上朗读。

后来，我参加了工作，在乡村小学当起了“孩子王”。偏僻闭塞的乡村不通电，晚上照明用的是油灯。一到晚上，只有夜空中闪烁的星星、猫头鹰凄厉的长鸣、农家小院的犬吠和月落后的鸟啼和老师们作伴，使宁静的乡村显得更加荒凉。于是老师们或借酒浇愁，或与麻将为伍，打发着那漫长的夜晚。然而，一颗年轻的心却使我无法拒绝感受生活，天真可爱的孩子，纯朴善良的村民唤起了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工作的热情。我毅然远离了麻木和浮躁，擦亮灯罩，点燃油灯，一心扑在了工作上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在这盏昏暗的油灯下，我不知耗去了多少心血，抛洒了多少汗水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工作上，我获得了许许多多的荣誉；业余创作也渐入佳境，作品翻越了秦岭，登上了省级和国家级报刊。

如今，遥远的记忆里，那两盏如豆的油灯早已消失在岁月的风尘里，然而，它们永远是我心中不灭的灯，在我身心疲惫的时候，总是照耀着我前方的路，激励着我笑对生活的每一天。

往事悠悠征稿啦

沧海桑田，岁月更替。总有一件事，让您至今难忘；总有一件事您亲身经历，一直有述说的冲动；或者，会有一件事，改变了您的命运……本版专门为有故事的您开辟，欢迎赐稿！版面有限，请您尽量将字数控制在800以内。电子邮箱为：1337262914@qq.com有稿费的哟！另外，提醒一下，有作者投稿没写清楚详细地址，导致我们无法为您奉送稿酬。请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，邮箱同上。